

中国古典文学精品普及读本

先秦两汉散文

徐中玉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文学精品普及读本·先秦两汉散文 / 徐中玉主编.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218-13300-3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注释
②古典散文—注释—中国—先秦时代 ③古典散文—注释—中国—汉代 IV. ①I21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6403 号

ZHONGGUO GUDIAN WENXUE JINGPIN PUJI DUBEN · XIANQIN LIANGHAN SANWEN

中国古典文学精品普及读本·先秦两汉散文

徐中玉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出版统筹: 张贤明

责任编辑: 张贤明 柏峰 陈其伟 周惊涛 李黎

李沙沙 余建清 陈晔

装帧设计: 彭力

责任技编: 周杰 易志华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东鹏腾宇文化创新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219.375 字数: 7900 千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00 元 (全 14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向以诗文为大宗，诗海文澜，蔚为大观，其本其源，都可上溯至先秦两汉。但与江河之润泽大地不能以“源”而只能以“流”和“委”不同，这个时代的作品对千百年后的作家的影响，在许多时候往往是直接的；因为，当人们发现中、下游之水渐趋污浊之时，会“溯洄从之”，到那滥觞之地惊喜地一掬清泉。

以散文而论，面对风靡唐代的六朝文体，起而力挽狂澜的韩愈，揭橥的便是“三代两汉之文”。当台阁体使明代文风趋于萎弱之际，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高呼的也是“文必秦汉”的口号。即以与之针锋相对的“唐宋派”而论，对先秦两汉之文也不废揣摩，如唐顺之的《文编》，并不自限唐宋，而是远溯周秦。归有光则更醉心于龙门之笔，对《史记》丹铅点勘，手批本竟不下数十种之多。当然，复古派与唐宋派两者的欣赏眼光与取舍标准大相径庭，然而却都认为先秦两汉之文有裨于自己的作文。

我们也正是看到了有裨于作文这一点才编选了这本先秦两汉散文的。自胡适之、陈独秀辈登高一呼以来，我们现在正处于白话文方兴未艾的时代。即使是清末民初文言文所用的词汇、语法，也已经大多过时，更别提唐宋、先秦两汉了。故而

我们说先秦两汉之文有裨于作文，并不是想步明代前后七子的后尘，拾其余唾，提倡写聱牙戟口的古文；我们只是像明代的唐宋派那样，觉得先秦两汉之文叙事记言、状物抒情及谋篇布局的可取可法。那些感人的内容，富有教益的说理和那些出于自然的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之法，并不随着语言的变迁而化为已陈刍狗，在我们当今的白话文中，甚至千百年后与之面目全非的语言中，也依然有其颠扑不破、可取可法之处。所以，我们标举先秦两汉之文，实与前后七子貌同心异，而与唐宋派异代同心。

下面，我们想就本书所选的内容结合自己的体会略加评说，当然是从宏观的角度，因为，微观的分析读者可以从各篇的“注释”“说明”和“集评”中找到。为了克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之失，我们需要的是望远镜式的观察。

本书所收的最早的文字是选自《尚书》的《无逸》。《尚书》与《春秋》一样，同为古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便是上古记言之作。由于时代最古，汉人已觉难读。故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里需要将采自《尚书》的材料译成当时的通行之语。唐代的韩愈也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其实，《尚书》在记录的当时很可能是妇孺能解的口语，世易时迁，就成了老师宿儒也难全解的文献了。《尚书》文字大多古奥质直，文学性不足，《无逸》可称是最具文采的一篇了。由于是周代文献，“周人尚文”，其篇章结构犹有可取。《尚书》在文章学上对后世影响极微，汉代只有诸侯王的封策尚仿其体。此外，还有西魏的苏绰，欲矫六朝文体之弊，曾模仿《尚书》的词汇和句法作《大诰》，并依靠政治力量推行过这种文体，矫枉过

正，不合时宜，未几即告失败。

《左传》是记事之文，其叙事写人之善，千百年来几乎赢得一致的称赞。左氏尤擅长于叙战，所写的大小诸战役各具特色，令人赞叹。但其叙述的绘声绘色，几如亲见亲闻，亦每令人产生“《春秋》三传，左氏浮夸”之感。其甚者如“鉏麇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谏，谁闻之欤？”钱锺书先生解释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片言解惑，已得骊珠。

同样传说为左丘明所作的《国语》，也有类似的情况。柳宗元指摘《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但就文论文，他又提倡“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可见不管是记言还是记事，“趣”之一字所关至巨，无“趣”则文字板滞沉闷，不能灵动；无“趣”则读者欠伸思睡，难以终卷。两千余年前的史家早已窥破了这一奥秘，并将它用之于自己的写作实践。这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是不能一味追求趣味而牺牲了真实。

《左传》与《国语》充其量只是某些细节的夸张失实罢了，《战国策》则连所载的大事也未必可靠。如苏秦、张仪这两个著名的辩士原不同时，而《国策》则将两人写成一主合纵、一主连横，针锋相对的并世之雄。其他许多内容也纯属虚构，只是秦汉之际无名策士的“小说”创作罢了。以文而论，却雄隽沉快，大多抓住“利害”两字滔滔滚滚说下去，其铺张扬厉之处

真好比读一篇篇无韵之赋。后世苏洵、苏轼之文颇得力于此。但纵横家们大多是一些没有固定信念的政客，奔走游说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自己所服务的国家的利益罢了，但他们却能将任何一种图存或强国的方案讲得法法圆成、头头是道。这一点也许会使有志于参加国际大学生辩论赛的青年学子产生兴趣。

至于那些抱有坚定信念和独创学说的诸子百家，本书当然要给他们的文字留下较多的篇幅。昭明太子认为：“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因此《文选》不登诸子一字。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竟也不思干蛊，反效其尤。我们则认为，诸子不但自成一家之学，也自成一家之文，不能不加选录。

老子是道家之祖，其书多由三、四言韵语组成，极便记诵，透露出原先定是口耳相传之学。全书多作简捷的判断，不为繁复的论证。以智者静观之得，成精金百炼之言。读之可悟造语简练之法。《孙子兵法》的写法，亦颇相似。宋代苏洵的《心术》《春秋论》等文颇能神似。

《论语》《孟子》，因旧时独尊儒术，归入四部的经类。然而以现代的观点看来，儒家不过是诸子中的一子罢了，所以在本书中不予单列，而与诸子归于一处。但正因为是经书，家弦户诵，因而对后人文字的影响实较诸子为巨。《论语》杂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对话体，大多篇幅短小，“辞达而已矣”，虽经孔门弟子润色，但并不刻意为文。我们选取了文字稍详、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性格的段落。此书在文章学上对后人的影响主要是语辞和句式，从文体上加以模仿的有扬雄的《法言》和王通的《中说》，优孟衣冠，难免画虎类狗之讥，尽管二

人在学术上皆有所自得。

《孟子》虽然也是对话体，但其中的一些段落已可看成是首尾完整的论说文了。孟子在书中倡仁义，距杨、墨，常作滔滔雄辩。但这不是纵横家的雄辩，而是思想家与政治家的雄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其言析义至精，用法至密，可窥其有意为文处。后世文家，受其沾溉最多，词汇、句式、篇法，猎取殆尽。文言文的定型，《孟子》之功为大，故虽为先秦之文，现在读来仍觉文从字顺。

《庄子》之文“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喜用一串寓言组合成篇，但各个寓言之间并无关联之语、过渡之段，爱之者或以为“潜气内转”，或以为“得断续之妙”。然而后世文人即使在思想上受庄子之学的影响，在为文的结构上也绝不会邯郸学步。由此也可见庄文的“潜气”实未尝“内转”、庄文的“断续”实未必为妙，不然决不会没有祖构之作。庄子的笔法在秦汉便已过时，但庄子的想像力和思想则永远让人觉得可惊可喜。

《墨子》之文质朴无华，刘勰称之为“意显而语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一个著名的《买椟还珠》寓言，就是墨者田鸠为墨子的不文辩护而讲述的。不过在我们看来，文章为了感人，还是应该具有一定的文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移用来论文，还是不错的。《墨子》之文，值得学习的是其理想主义的精神和较强的逻辑性。

不过，纯逻辑之文，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翻来复去，玩弄的只是一些概念游戏，虽对逻辑学有所贡献，但读之只觉苛察缴绕，味同嚼蜡，在这里我们也就不予登录了。

诸子中既讲逻辑又重文采的可推荀子，其文骈语极多，但

可惜变化不大，有千篇一律之概，在本书中我们只选其《劝学》一篇。尝鼎一脔，味可全知，当然这只是就文学性而言的，并不将荀子的学术包括在内。

荀子的弟子韩非在文字上可谓青出于蓝，其逻辑性之强好似老吏断狱，其文采之富也决不逊于他所反对的文学之士。难怪秦王政读了他的著作，恨不与之同游。由此也可见田鸠“以文害用”之说是的确的。但我们在欣赏韩非之文之余，对其提倡统一舆论的观点却不免反感。世称韩非是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为一的法家集大成者，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我们读《韩非子》，觉得他将商鞅的“刻薄寡恩”也集到他的“性格组合”中去了。当今之人受民主熏陶已久，懂得如何“食马留肝”，所以，读韩非之文，其笔法对我们显然有益，其思想想必对我们也难以为害。

然而在秦时“六王毕，四海一”的时代，韩非的学术却为害至巨，它化为政令在全国得到推行，于是，焚书坑儒，舆论一律，晚周文学的百花齐放被摧残殆尽，自此万马齐喑，进入了中国文学的严冬。据史载，其时的文学作品仅有歌功颂德的秦刻石、始皇命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及杂赋数篇而已，后者皆已灰飞烟灭，至今唯秦刻石之文尚存人世，“遵命文学”而已，将暴政下战栗的神州大地粉饰成“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的太平盛世。“后人不信秦刻石，为有迁史名山储”，“政暴文泽”，谎言而已。纵有人品之为“严峻浑重”，何足为取耶？

到了汉代，暴政渐除，文艺亦开始由复苏而至复兴。汉高祖以武力定乱，起初以为“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而在听到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回答后，

面有惭色，即命陆贾著书以述存亡之征。于是，惩秦之亡，反其所为，便成为汉初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汉惠帝时，又废除了秦时所定“挟书者族”之律，文学得到了适宜的气候，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最初复兴的当然是切于实用的散文。汉初拨乱反正日不暇给，加以汉高祖本亦不文，所以陆贾能赋，但得到欣赏的只是他的《新语》。继起文、景二帝亦不好辞赋，所以能赋之士只能去投奔那些年轻的爱好辞赋的诸侯王，朝廷所用皆是散文。要到了好武更兼好文的汉武即位，辞赋家才能与善写散文的政论家分庭抗礼。

辞赋不属本书收录之列，我们还是谈论汉代散文的发展吧。

汉代第一个杰出的散文家是洛阳才子贾谊，他年轻饱学，眼光敏锐，才气纵横。一篇《过秦论》，论秦王朝所犯的错误；一篇《陈政事疏》，陈当今政事之献替。无论当政论看还是当文学作品看均足不朽。贾谊之文颇可见纵横家的气势，也是那么铺张扬厉，滔滔滚滚。有人说他的《过秦论》用的是赋体，贾谊当然也是辞赋家，但他喜用赋体与其说是受辞赋影响，还不如说是为策士之文所濡染，《战国策》中许多游说之文早已是无韵的铺陈之赋了。贾谊高出策士之处是能够真正看出国家安危的要害并提出解决办法，透过“利害”之障，能够认识“仁义”的价值。刘歆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在贾谊的时代的确如此。

景帝时的晁错，少时学申商刑名，其文字受《商君书》《孙子兵法》《管子》诸书影响较深，剖析则擘肌分理，判断则斩钉截铁。刘熙载说：“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对晁文正当作

如是观。

两汉文章，历来最推班、马。班即班固，马即司马迁。杜牧诗云：“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屈、宋指辞赋而言，班、马即指古文了。这里我们想谈谈对班、马古文的个人感受。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纪传体是史学上的一大发明；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其纪传体即沿自《史记》。抛开班、马二人思想上的不同不说，以文章而论，虽二人异代齐名，在风格上却大异其趣。韩愈提倡古文，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又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一字也不提班固，可见在他心目中，东汉之文已不足齿数了。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东汉即包括在“八代”之中。以读者的角度看来，司马迁的《史记》，笔端常带情感，“疏荡而有奇气”，正可当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品题。而班固的《汉书》，思想既遵正统，体裁又束于成格，在文学意味上自大大不及《史记》。后人之所以班、马并称，无非是因为史官修史，均遵班书成例之故。以二人的其他文字而论，司马迁的一篇《报任安书》，拔天倚地，跌荡奇伟，千载而下，虽学步者甚多，无一能近其藩篱。而班氏的文章就无此气概，注重的是典雅严整，多用骈偶，已开魏晋之体。作为思想解放的现代人，大多喜爱司马迁甚于班固。这也正是我们选马文多于班文的原因所在。

除了大家的散文外，我们还注意选录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风格作家的作品。

汉代皇帝的诏书，据赵翼考证，有许多实未假手他人。刘熙载认为，“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我们读汉

文帝的《赐南粤王赵佗书》，“情至文生”，以情动人，书中自称“侧室之子”，似非捉刀人所敢为。汉武帝的《求茂才异等诏》，兴趣唯在踔弛之士，似亦未经文士润色。二诏皆自肺腑流出，未加矫饰，异乎后世帝王之诏，录之非仅为聊备一体。

刘向、刘歆父子，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为文皆缘饰经术。不管是论政也好，论学也好，行文不是引经书之文，就是取经书之意，但都能倾吐肝胆，诚恳悱恻。刘向的文章较为平实，刘歆的文章较为峻厉。采之以见经学家散文之一斑。

至于辞赋家的散文，我们取司马相如与扬雄二家。司马相如以《子虚》《上林》二赋为汉武所赏，在文学史上也以辞赋家垂名。据说他文思甚迟，所谓“相如含笔而腐毫”，但作赋之工却甚于才思敏捷的枚皋，想必是精思之故。其散文工于布局，颇有巧思。扬雄则工于模仿，辞赋及学术著作皆然。散文亦受辞赋影响，叙事喜欢原原本本，可称学人之文。兹于二人散文，各取一篇。

东汉散文，我们取蔡邕为殿。到了蔡氏的时代，骈俪已经成了文章不可缺少的构件，句不双出，不能称文。蔡氏之文，籍甚当时，而后人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章学诚认为“中郎学优而才短，观遗集碑版文字，不见所长”。林纾则认为“蔡中郎文，气味极长”。大约两人的歧异乃由对碑志类文字的不同标准造成的。章氏以对史传的要求来衡量碑志，则蔡氏之作全无细节，只有品题。而林氏则严于辨体，对碑志类的优劣别具量才之尺。姚鼐说：“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林纾本学桐城派为文，其审美标准实师承有自。

以上我们略谈了对本书所选先秦两汉诸家散文的看法，放

言而论，无所避忌，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选文标准来。

文学之河奔流到了我们身边，虽绝不能说已抵大海，但也已“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面对眼前文学之河的壮观，我们不能像河伯那样“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事实上不仅不可能如此，那时时涌起的浊浪还不断引起我们的忧虑，使我们格外向往那上游“清且涟漪”的河水。索性到河源去吧，在那朝日映照下的昆仑之墟，皑皑的白雪正化为涓涓流水，清澈见底，甘美无比，让我们去一掬清泉吧！然后我们汲之灌之，放舟而下，再回到我们自己的时空……

刘永翔

2001年12月

目 录

《尚书》	001
无逸	001
《左传》	006
郑伯克段于鄆	006
曹刿论战	011
宫之奇谏假道	013
子鱼论战	018
晋公子重耳之亡	021
晋楚城濮之战	030
烛之武退秦师	035
秦晋殽之战	038
晋郤克败齐于鞌	044
王孙满对楚子	048
吕相绝秦	050
季札观周乐	054
郑子产相国	057
《国语》	062
召公谏厉王弭谤	062
骊姬谮杀太子申生	065
范文子论外患内忧	070

叔向贺贫	072
伍举论章华之台	075
勾践灭吴	078
《战国策》	085
邹忌讽齐威王纳谏	085
苏季子说齐宣王	088
冯谖客孟尝君	090
颜觸说齐王	095
赵威后问齐使	099
触龙说赵太后	101
鲁仲连遗燕将书	104
庄辛说楚襄王	108
鲁仲连义不帝秦	112
唐雎不辱使命	117
《道德经》	121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121
其安易持	122
小国寡民	122
《论语》	125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125
季氏将伐颛臾	128
楚狂接輿	131
长沮桀溺耦而耕	132
子路从而后	134
《孙子兵法》	137
谋攻	137

《墨子》	141
兼爱（上）	141
非攻（上）	143
公输	145
《孟子》	150
齐桓晋文之事	150
天时不如地利	157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	158
齐人有一妻一妾	164
鱼我所欲也	165
民为贵	167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68
《庄子》	170
逍遥游（节选）	170
养生主（节选）	174
胠箝	177
秋水（节选）	182
《晏子春秋》	184
晏子使楚	184
国有三不祥	185
《荀子》	187
劝学（节选）	187
宋玉	195
对楚王问	195
《韩非子》	198

五蠹（节选）	198
说难	208
《礼记》	214
有子之言似夫子	214
苛政猛于虎	216
曾子易箦	217
不食嗟来之食	219
战于郎	220
礼运（节选）	221
学记（节选）	223
《吕氏春秋》	226
去私	226
察今	228
李 斯	231
谏逐客书	231
汉文帝	237
赐南粤王赵佗书	237
贾 谊	241
过秦论（上）	241
治安策一	248
邹 阳	256
狱中上梁王书	256
晁 错	264
论贵粟疏	264
司马相如	269

上书谏猎	269
汉武帝	273
求茂材异等诏	273
东方朔	275
上武帝书	275
司马迁	279
五帝本纪赞	279
项羽本纪 (节选)	281
周亚夫军细柳	293
伯夷列传	295
魏公子列传	300
廉颇蔺相如列传 (节选)	310
杨 恽	317
报孙会宗书	317
刘 向	322
战国策序	322
论甘延寿等疏	328
耿 育	332
讼陈汤疏	332
刘 歆	335
移让太常博士书	335
扬 雄	341
谏不许单于朝书	341
桓 谭	346
新论·求辅 (节选)	346